

探险家的 胜利和悲剧

〔美〕埃德蒙·莫里斯等编著



新 华 出 版 社

K919/36

探险家的胜利和悲剧

〔美〕埃德蒙·莫里斯等编著

郑向黎 陈子思 编译

新 华 出 版 社

探险家的胜利和悲剧

〔美〕埃德蒙·莫里斯等编著

郑向黎 陈子思编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100,000字

1983年4月第一版

1983年4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400册

统一书号：11203·033

定价：0.48元

目 录

汉诺和皮瑟斯越过擎天柱	1
马可·波罗来中国	10
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22
麦哲伦环航地球	40
白令埋骨狐狸岛	50
库克三下太平洋	60
刘易斯勘查美国西部	73
贝克探索尼罗河源头	84
南森在北极光下	93
阿门德森的极地探险	104
斯科特等葬身南极冰原	116
毕比深海探奇	125
希拉里攀登世界顶峰	136
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	148
编译后记	160

汉诺和皮瑟斯越过擎天柱

古代地中海沿岸国家认为，当时世界西边的尽头是直布罗陀海峡的海格立斯擎天柱，也就是矗立在海峡两岸的悬崖峭壁。传说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海格立斯在从地中海驶向阴间执行一项危险使命时，在直布罗陀和它对面的摩洛哥的海岬上竖立了这两根柱子。几千年前，只有一些最勇敢的地中海海员曾冒险通过海格立斯柱向西驶入大西洋，而其中在历史上有据可查的只有两个人，即腓尼基人汉诺和希腊人皮瑟斯。他们写过记述非洲沿岸和神奇的北方诸岛的生动游记。汉诺游记的刻印文字(原置迦太基的一个神庙内)和皮瑟斯游记的手稿都已经散佚；后人通过古代和中世纪历史学家著作中引述的材料才间接知道游记的内容。汉诺沿着非洲海岸向南航行，最远可能到过塞拉利昂，甚至几内亚湾。皮瑟斯游记中所说的“天涯海角”可能是指极北的冰岛。他也可能看到过挪威。

公元前五世纪初叶的某一天，一支不同寻常的船队在腓尼基商船队长汉诺的指挥下，迎着从大西洋涌向地中海温暖

水域的寒冷潮水，通过了海格立斯柱。这支船队是从腓尼基人在几个世纪前建立的北非沿海城市迦太基出发的，目的是在非洲建立新的商业殖民地。船队紧挨着海岸行驶，出了海峡，绕过非洲的西北角，然后向南沿着现在摩洛哥的海岸航行。两天后他们在摩洛哥的塞布河上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城市提梅特利翁(即米纳哈桑塔尼)。汉诺给迁往这里的移民留下几只船和一些供应品后继续带领船队向前航行。不久到了一个海岬(很可能是康坦角)，这里地势险要，于是他们在此建了一座神庙奉献海神波塞冬。再向南行驶三十英里，他们遇上一个靠海的环礁湖(可能是瓦迪坦西弗特)，湖内长满了高高的芦苇。芦苇地里有象群在觅食，还有许多其他野生动物。

汉诺在摩洛哥沿岸先后建立了六个殖民城市，然后率领船队继续向南航行，不久见到前方地平线上微光闪烁，这是前面有大沙漠的征兆(撒哈拉沙漠)。于是他们先在非洲的一条大河利克索斯河(估计是瓦迪德拉河)的河口停下来，为船上补充了淡水。汉诺记录了他们第一次在这里遇见非洲游牧民族的情形。他们在这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和土著交朋友，并选了几个土著到船上当翻译，然后继续向南航行。他们用了九天时间才绕过大沙漠。此时船队掉头向东，朝着日出的方向又航行了一天。在一个海湾深处他们发现了一个小岛，加以占领，取名为克尔内岛。汉诺发现的这个海湾很可能就是里奥德奥罗河港，因为在这个河口现在有一个赫尔内岛。

到此汉诺的这次使命已经完成，本可随时起程返回迦太基。但他考虑到自己还拥有几艘船和充足的供应品，于是决

定继续对非洲沿岸进行考察。看来这件事比建立殖民城市更符合他的口味。

不久，他发现了塞内加尔河，并溯河而上。他记述说：“河长且宽，河内多鳄鱼和河马”。在内地山区里他发现野人穿着兽皮，扔掷石块驱赶他们，不让他们上岸。汉诺于是又驶回大海，沿着郁郁葱葱的海岸南行。船队绕过佛得角后，稍偏东南方向行驶，十二天后船队停泊在佛得角的密林覆盖的群山下。

这次航行的最后几天是汉诺游记中叙述得最生动精采的部分——

“我们行驶两天后到了一个大海湾（可能是冈比亚河港湾），岸上一片平原，入夜可见远近各处火光烛天，火势时大时小（可能是干燥季节时见到的野火）。 ”

“我们补充淡水后又贴岸航行，五天后又到了一个大海湾，我们的译员称之为‘西方之角’（可能是当今几内亚比绍境内的热巴河河口）。这里有一大岛，岛内有大片似海的水域，内中又有一岛（可能是指比热戈什群岛）。我们在此上岸。白天仅见遍地森林，到夜间则到处火光熊熊，笛声、铙钹声、鼓声和呼号声不绝于耳。我们遽觉胆战心惊，我们带来的仆人劝我们离开此岛。”

“我们即又扬帆出海，贴岸航行，经过一片炽热地带。这里灌木丛丛，芬香扑鼻。滚烫的急流由此泻入大海。大地是如此酷热，使我们难以张目向岸上观望。”

“由于胆怯，我们即又离开，漂流了四天，夜间见岸上遍

地篝火，其中之最大者烛立于半空之中，几与群星相接，天明时则显示为一巍峨高山，我们称其为‘众神之车’（估计是当今塞拉利昂的卡库利马山）。”

“越过这些滚烫的急流，两天后，我们到了一个称为‘南方之角’的海湾（可能是舍布鲁湾）。这里也有一个岛中之岛。岛上尽是野人，大部分是遍体长毛的妇女，我们的译员称之为大猩猩（难以判定所指的是类人猿还是人）。我们曾想捕捉一些男人，但无法捉住，因为他们或者攀岩逃跑，或者扔掷石头拒捕。我们曾捉到三名妇女，但她们又咬又抓，不肯随行。于是我们将她们杀了，把人皮带回了迦太基。”

“现在，储备的食物已经用完，我们已无法继续向前航行。”

汉诺以此简短的句子结束了游记。此后两千年来还没有一个欧洲航海家敢于这么远地沿西非洲的海岸向南航行过。

在汉诺这次远征后的两个世纪内，迦太基牢牢地封锁了海格立斯柱，不让外国的船只通过。迦太基决心保护自己在非洲北岸和西班牙南岸的殖民城市，因此在直布罗陀和阿尔赫西拉斯之间的狭窄水域内布满了战船，随时攻击偷越的船只。但是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名叫皮瑟斯的希腊海员曾偷越直布罗陀海峡，对北大西洋进行过考察。对于这次远航的具体年代，目前尚有争议。可能是发生在公元前第四世纪，因为当时迦太基正致力于西西里的战争；但更可能是发生在公元前第三世纪的三次布匿战争期间，因为那时古罗马已经削弱了迦太基对直布罗陀的控制。

估计皮瑟斯是在公元前二百四十年，趁古罗马已经摧毁迦太基海上实力的机会，从希腊在法国的殖民城市马萨利亚（即今天法国的马赛）出发，顺利地溜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去北大西洋进行探险，为希腊寻找在北欧的原料和货物源地，回来后他写了一本题名为《海洋》的书。书中谈到稠似胶冻的大海和在地平线上水平转圈的太阳。两千年来，人们都把这些神奇的描写看做是无稽之谈。

《海洋》一书没有留传下来，但好在此书当时曾引起轰动，许多古代作家都提到过它，或引用过其中的某些章节，因此，现代历史学家能够把这些五彩缤纷的片段拼接起来，并补充以合理的臆测，构成了一幅镶嵌图案，一点一滴地使皮瑟斯的原始记述得以复原。皮瑟斯的见闻大概是这样的——

大约在公元前二百四十年的暮春，皮瑟斯乘坐一艘重约七十五至一百吨的商船离开马萨利亚。马萨利亚的居民看来很赞同这次远航，因为他们希望能找到制造青铜的重要原料琥珀和锡的源地，他们也想扩大自己产品的市场。皮瑟斯不仅是一个讲求实惠的海员和商人，他还是一个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善于进行细致的观测和计算，并得出正确的结论。

皮瑟斯的船粗笨坚固，速度不快，整个航行显得不慌不忙，皮瑟斯似乎也为能有如此从容不迫的考察机会而感到悠闲自得。他率领大约二十五名水手，船上还可能有一个用贿赂引诱来的领港员。

商船向西航行短时间后即向南行驶，通过了熟悉的高卢平坦地带，这时在右舷出现了峰峦起伏的比利牛斯山。商船

在希腊的殖民城市恩波里昂(即今天西班牙境内的安普里亚斯)稍事停留后,继续紧贴岩岸向前航行,同时密切提防着迦太基的战船。当航向突然转为向西时,内华达山脉积雪的峰巅显现了,接着一堵石灰岩拔海而起,几乎遮蔽了半边天。原来这时皮瑟斯已经到了欧洲的海格立斯柱。他们在直布罗陀石壁的阴影下一直等到了天黑,才开始偷越海峡。天亮时皮瑟斯的船已颠簸在大西洋凛冽的怒涛中。

一通过海峡,皮瑟斯就开始朝西北航行,很快到了西班牙的加的斯,五天后绕过了葡萄牙的圣文森特角,并开始朝正北方向航行。在绕过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北角后,皮瑟斯用星盘测量纬度以测定船的航向。他发现现在船的位置始终与马萨利亚处于同一纬度(约为北纬43度),因此才知道他们原来正朝着正东方向航行。一直航行到离马萨利亚只差大约四百英里距离时,海岸线才重新向北延伸。皮瑟斯于是发现伊比利亚原来是一个半岛,仅靠比利牛斯山的几百英里的狭长地段而同欧洲相连。

皮瑟斯的船这时以每天五十英里的速度(这按当时的标准来说也是很慢的速度)沿着法国的大西洋沿岸不慌不忙地巡航;这一带当时正是草木葱茏,一派夏日景象。他们在法国卢瓦河河口的圣纳泽尔港补充了食物和淡水。

到达法国最西面的韦桑岛后,皮瑟斯决定脱离海岸驶向大洋;因为他也许已从圣纳泽尔的海员那里获悉去康沃尔锡矿的海上商业航路。当欧洲大陆最后在他们背后消失时,皮瑟斯奇怪地发现,在北纬度的这一带地方,夏天的白昼竟延

续整整十六个小时。

从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继续向前航行几天后，他们发现了不列颠岛。到了岛上，他们受到了黑发高额的当地居民的欢迎，皮瑟斯高兴地听到了熟悉的凯尔特族的口音。当地居民告诉他海岛的这一部分叫肯蒂安(肯特)，产锡的矿山则位于西南方向。皮瑟斯于是又启航前去勘查，驶抵康沃尔的地角，那里内陆的山坡上遍是锡矿。我们从希腊历史学家迪奥多罗斯的著作中可以读到皮瑟斯对不列颠采锡工业的详细描写。

皮瑟斯到底游历过不列颠的多少地方，目前尚无定论。一位古代作家说他曾徒步勘查过整个不列颠，而我们只知道他后来是通过爱尔兰海向北航行的。奇怪的是，皮瑟斯似乎没有去过爱尔兰，尽管他肯定在船首左舷方向望见过爱尔兰苍翠的群山。这可能是因为他曾听到关于爱尔兰土著生性野蛮并会吃人的传闻，故而不敢前去。皮瑟斯于是一直向北航行，眼看着苏格兰地面上的林木换成了石楠，由石楠换成了青草，又由青草换成了光秃秃的山岩，终于不列颠也同欧洲大陆一样从眼前消失了。

皮瑟斯的这只行动迟缓的小船勇敢地劈开越来越变得灰暗和寒冷的海水向北航行，虽然经常受到高达六十英尺的巨浪的冲击，仍是勇往直前。慢慢地奥克尼群岛在右舷隐约出现，过了很长时间又露出了设得兰群岛。商船在设得兰群岛最北部的安斯特岛停泊，皮瑟斯测得这里的昼长达十九小时。原来皮瑟斯的航程已经超过当时难以置信的纬度——北纬六十度。

安斯特的牧人告诉皮瑟斯，向北再航行六天在冻海的边缘还有一块更大的土地，那是世界的尽头。他们“指着太阳的安息之所”说，这个地方叫做图勒。

直到今天，学者们还在争论图勒到底是冰岛，还是费罗群岛中的一个岛，或者是丹麦的一部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皮瑟斯在向北航行六天以后确实已经抵达目的地，并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在这个被他称为“天涯海角”的地方，皮瑟斯看到了“午夜太阳”的奇异景象。别的人也提到过这种“永远不灭之火”以及“岛上巨大的山巅”。这似乎表明图勒是冰岛火山爆发后露出的岩层。

这位永不满足的探险家在返航前还继续向北推进了一百英里，穿越北极圈，驶抵“一个区域，那里既无所谓地，也没有海和天空，而只有由三者混合成一体象水母似的东西，其中的陆地和海洋则悬浮在由全部元素组成的某种化合物之中，人在那里既无法行走，也不能航行。”

由于这种离奇的描写，几个世纪来人们都把皮瑟斯看做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说谎家；但是近代北极探险家南森却证实这种描写是有根据的。皮瑟斯当时看到的实际上是浮冰块互相撞击磨擦形成的碎冰泥和由这种碎冰泥产生的特种雾气的混合物。正由于皮瑟斯具有巨大的勇气，才敢于把自己探险的范围伸展到这个“既无法行走，又不能航行”的区域。

返航途中，皮瑟斯驶进了北海，在那里发现了欧洲的一个商品源地——丹麦沿海的琥珀岛（西兰岛）。这时可能已是早秋季节，但皮瑟斯好象又曾回到不列颠来完成在这里的

勘查。关于以后的情形，历史上没有记载，但他后来肯定是安全地回到了马赛港。

当皮瑟斯宣布他已经航行了七千余英里，或者当他描述在希腊人一向认为是天昏地暗、荒无人烟的地方竟有一个照耀着午夜太阳的国土时，大家会信以为真吗？从那时以后的几百年间，看来还没有另一个来自地中海的探险家敢于步他的后尘再去过那里。这也许是因为迦太基人又加强了封锁，也可能是因为没有人认为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进行这样的远航。

在当时，皮瑟斯的游记曾被人讥为海外奇谈；但是也有人加以重视。在那个时期，希腊人已经确立了地理学的科学地位；有两个著名的希腊科学家埃拉托西尼斯和希巴克斯对皮瑟斯提供的资料给以很高的评价。后人公认，皮瑟斯在观测北斗七星以及月球与潮汐的关系等方面当时占有领先地位。直到最近，皮瑟斯才被恰当地置于伟大探险家之列。他既无地图又无罗盘，竟赤手空拳地把人类知识的疆界推进到北极圈！

马可·波罗来中国

一二九八年秋天，热那亚监狱里关着一个名叫马可·波罗的中年威尼斯战俘。他在狱中讲述自己经历过的一次奇特的旅行。消息迅速在热那亚全城传开了，许多人跑到监狱里来听他讲述蒙古族皇帝忽必烈汗辖下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国土。他谈到在东方旅行时所看到的金色庙宇、红宝石矿床和其他奇珍异物，以及大汗的豪华宫殿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宫廷生活，其精美典雅的程度为中世纪欧洲所未见。

当时有一个来自比萨的职业传奇作家鲁斯梯凯与马可·波罗关在同一个监狱。他也和别人一样被这些惊险奇遇所陶醉，于是说服马可·波罗派人去威尼斯取回了他替忽必烈记录的一些笔记本。鲁斯梯凯根据这些笔记和所讲述的故事，加上自己的润色加工，赶在一二九九年马可·波罗出狱前完成了马可·波罗游记的手稿。不久这本游记被翻译成好几种译本在欧洲流传。马可·波罗的记述虽使不少读者半信半疑，但它却激起了欧洲人几个世纪来对瑰丽富有的远东神奇国土的向往。

十三世纪的欧洲刚刚摆脱了黑暗时代的隔绝状态，正忙于发展商业和在近东作战。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城市迅速发展，对货物的需求量也增长了；当时封建领主都不屑于从事商业，因此在城镇中就兴起了商人这样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威尼斯地处亚得里亚海，朝向东方，最适宜于从事商业活动。一二五四年，马可·波罗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商业繁荣的城市。

在马可·波罗出生前几个月，他的父亲尼古拉·波罗和叔父马窦·波罗出发到君士坦丁堡去做珠宝生意。几年后他们一路行商向东，最后深入到蒙古人（欧洲人通常称之为鞑靼人）统治下的领土，到达布哈拉。由于那一带战祸频仍，土匪猖獗，波罗兄弟在那里度过了三年，不敢继续行旅。后来有一个当地领主派出的使节邀请他们陪同出访忽必烈在中国的朝廷。他们立刻意识到这是避开阿拉伯和波斯的中商人，打开与远东直接贸易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就欣然接受了邀请，安全地离开了布哈拉。经过一年的艰苦跋涉，波罗兄弟于一二六五年受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蒙古大帝国开国皇帝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的接见。虽然在此以前的二十年内已有其他欧洲人（商人和修道士）进入过蒙古人统治的领土，但最早访问中国并受到皇帝接见的却是波罗兄弟。

忽必烈关心世界各国情况；也许出于政治原因，他对基督教也表示出兴趣。当波罗兄弟准备返国时，忽必烈托其致函教皇选派一百名有学问的教士来元朝，并欢迎他们随同这

批教士再次来中国。临行时赐给他们一块金牌，以保证他们回国途中一路平安。

一二六九年，波罗兄弟回到了威尼斯。这时尼古拉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在生了一个取名马可·波罗的男孩后就死去了，婴孩则托给亲戚来抚养。马可·波罗这时已经十五岁，是一个机灵的小伙子，尼古拉决定带他一同返回忽必烈的宫廷。

两年后，马可·波罗随同他的父亲和叔父从威尼斯出发驶往中国，行程为环行地球全程的三分之一。到土耳其东南的海港阿亚什后，他们组织了一个由骆驼、马匹和随从人员构成的小商队，继续长途跋涉。整个亚洲地域在他们面前展开，这将对他们的勇气和体力的考验。

教皇未能满足忽必烈提出的选派一百名教士的请求，因为只有两个修道士自愿随同波罗一行人前往，而这两个修道士后来也因慑于路途险阻生命难保而中途装病折回了。

马可·波罗是一个认真持重的青年人，热爱大自然，从远征一开始就坚持记日志。由于他有务实的识见和积极探索的精神，所以在日志中很少写到个人在长途跋涉中遇到的艰苦，而是尽量记述一路所见的奇异事物，包括石油“喷泉”，异国珍禽、“盐的沙漠”、凶猛的豪猪和红宝石矿床。

为了避开十字军与穆斯林交战的地区，这个小商队取道北行，快到黑海时，折而向东，从阿拉拉特山旁通过，继而穿过俄罗斯境内的格鲁吉亚山区。欧洲商人熟悉这一带土地，但对马可·波罗来说却是陌生的。当他看到流出大量石

油的喷井时感到异常惊奇。他记述说，这种油不供食用，而是用做灯油和治疗人和骆驼身上疥癣的药膏。美索不达米亚人和波斯人早就把石油用于照明和取暖，而对中世纪的欧洲人却还是一件新鲜事。他们以及在他们以前的古罗马人和埃及人用的则是效率较低的橄榄油。

波罗一家人进入伊朗后，在萨巴稍事停顿。这里距离僻远，地势险恶，行旅极端艰难。小商队要通过寒冷的山隘，多石的沙漠和滚烫的盐田，每天只能行进十至二十英里，喝的水象胆汁似的呈绿色。到达克尔曼以后，波罗他们打算改从海道到中国，所以折向南行，向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港行进。沿途通过一个个隐蔽在高土墙后面以防强盗掠夺的村庄。在一次尘暴中，他们这个小商队突遭强盗的袭击。他们几个人幸而脱险，逃到一个村子里去，而许多同伴却被捉去卖掉，或被杀死。

最后，波罗一家总算到了酷热的霍尔木兹；但当他们看到航海用的船舶竟是这样脆弱不牢，船板都是用椰子纤维制成的棉线缚合在一起时，他们就又打消了乘船的主意，返回了克尔曼，从那里取道丝绸之路，到达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

巴尔赫曾是古代巴克特利亚的国都，一个拥有大理石宫殿的城市；亚历山大大帝曾在这里迎娶过波斯王大流士的女儿。但当波罗他们来到时，这里已是一片在五十年前被成吉思汗火烧夷成平地的废墟。

离开巴尔赫后，他们继续前往兴都库什北部的山区省份